

# 慧眼识庐山

傅菲



庐山的仰天坪与豆叶坪山线，人迹罕至。

仰天坪陡坡下去，是一条沟谷。采茶人在灌木林以刀开道，踩出一条砂砾之路。砂砾是风化岩碎石，硌脚、溜滑，陡坡只容得下一双脚。灌木密密匝匝而葱郁，偶有几棵乔木喷薄而起，冠盖如伞。

春日时节，细雨绵柔，雨水使陡坡更湿滑难走。陡坡下的一棵杜梨正旺着花。杜梨是蔷薇科落叶小乔木，抗旱、耐寒凉，枝具刺，树形如鹤展翅，通常作为各种栽培梨的砧木，果期早、寿命长。我上庐山的第二天，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林学专家张毅，就特意给我介绍过杜梨。他跟我说：杜梨有垂丝海棠之美，树形、花色、果色都具有优雅的观赏价值，你去了豆叶坪，沿途可以看到杜梨。

确实，杜梨与垂丝海棠很相似，唯杜梨花色纯白，如深山白雪，杜梨枝干色如生铁，边抽芽叶边开花。大山深处，有着令人敬畏的幽深，一棵繁花似雪、盖压冠层的杜梨，突然从沟壑冒出来，给人惊喜的，不仅仅是它的高洁之美，还有花开寂寞无主的淡然。当然，我去豆叶坪不只是为了观杜梨，也是去观察高山生态系统。

下了沟谷，涧水淙淙，但不见涧水，涧水藏在蜂斗菜、虎杖等草木之中。一座木桥架在溪涧，弥眼雨云荡在山腰之下的峡谷。木桥由八根圆杉木撑起，桥面钉十块木



南方四月，往往山色氤氲，烟雨迷茫，薄雾如蝉翼。但这一日，春日水暖，我们来到位于湖南新邵县境内的白水洞风景名胜区。甫一下车，一条蜿蜒曲折的大峡谷跃入了眼帘，峡谷北高南低，谷底是一条颇有诗意的名字——棠溪，从北向南拥着峡谷而过，两侧青山缓缓流过，峰峦叠嶂，秀丽清雅。

我们循水而上，循着这一路的欢歌而上。水流潺潺，肆意奔流，一路上有巨石，有浅滩，有急流，有回旋，汇聚成大自然的交响乐。

溪水轻言细语，温婉细腻，水底的沙石，清浅浅淡，颗颗清明。若是遇上嶙峋的山石，水流便会尖叫着一跃而下，落差激荡起洁白的水浪，似衣襟猎猎作响，如号角激昂高昂。

飞虹瀑布、水帘洞瀑布、七仙女瀑布等流泉飞瀑，远远望去宛如轻纱从天际飘落，洁白、轻盈、随风摇曳，走近来却见水雾飘渺，日照成虹，白水落地成潭，潭水清冽，水浅处沙石纤毫毕现。水深处碧水如珠似玉，倒影绰绰。那一汪碧水，情深几许，含着情，含着笑，含着这青山，含着这蓝天。

棠溪水是灵动的，而白龙洞里的水却沉寂了。也许沉寂了千年万年，沉寂出了一个奇幻无比的“海底世界”。世上溶洞众多，各有奇妙之处，白龙洞有一处景致，所见之人莫不啧啧称奇。这是一个面积近千平方米的钟乳石厅，地下一汪浅水如镜，把洞顶数十万根石钟乳清晰地倒映在水中，在灯光的照射下，水底看上去深不可测，水面巨石有如漂浮的船只，钟乳石倒影好似童话中的城堡，又似永不消逝的海市蜃楼，亦幻亦真，美不胜收。我们仿佛被眼前的清水慢慢洗礼，心情也静谧无言。

出了峡谷，满眼是清风、碧水、暖阳、垂柳，我们又乘兴去了距白水洞不远的白云岩。白云岩俗称“白云樵隐”，是原宝庆十二景之一，位于新邵县巨口镇白云铺村。白云岩上有白云庵，白云庵上有妙音寺。幽山、静水、古刹、铜钟，古墓、龙

条，形成一块板桥。雨丝断了，一粒粒的小雨珠遮盖而来，落在身上，却感觉不到雨珠——迅速被风雾化。

## 二

穿过一条横路，下一片针叶林，便是豆叶坪。坪，即山中平坦之地。坪外是一丛毛竹林。一个两米高的石墙木料门垛，把茶叶地和竹林分开。门垛很有年头了，木料老旧，似乎打理茶园的人不食人间烟火，是个隐者。

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牯岭工作站的凌文胜站长和队员徐志远从一处颓圯的土墙跳下去，往竹林里钻。徐志远娴熟地在一根毛竹上解红外线相机。解了两分钟，扳扣解



开了，他松了一口气，叉开双脚，打开相机。相机的显示屏闪了闪，显示出心电图一样的纹曲线。

怎么没拍到相片呢？凌文胜疑惑了起来。他问徐志远，也是在问自己。

徐志远拍了拍相机说，相机防潮，防水功能还不够，这么多天的雨水，哪防得了。徐志远抽出储存片，把相机塞进了背包里。

茶园刚修剪不久，地上的落叶还没枯黄。一垄一垄的茶地呈圆扇形，包围了整个坪。我不知道打理这个茶园的人是谁。当我第一眼看见茶园后面的一栋石头屋，和屋外的石头围墙，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种茶人。屋子是黑片石砌的，木料盖瓦。屋后是竹林和针叶林。一棵高约30米的锥栗格外引人注目，新黄翠白的树叶如花苞盖冠。

6棵高大粗壮的中国柳杉，撑起了巨大的绿荫之园。凌文胜和徐志远坐在石凳子上修相机。作为自然保护科考者，红外相机检测作业是他们主要职责之一，也是生态监测和调查的主要手段之一。豆叶坪处于海拔650米到800米之间，生态多样，食源丰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2017年9月4日，在仰天坪与豆叶坪山线，红外相机首次拍摄到两只白颈长尾雉“散步”的画面。白颈长尾雉是中国特产鸟类，分布在长江以南部分地区的山林，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6个

基层工作站：威家站、通远站、牯岭站、海会站、归宗站、莲花站。2016年4月11日取出的储存片，清晰地拍摄到了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豹猫。牯岭站有8台红外相机，每半个月，队员取一次相机，更换电池，取储存片，导出数据，更换监测地点。五老峰最远最高，徒步翻山来回要走4个多小时。

## 三

庐山是白鹇之乡，据自然保护区野外观察和监测，白鹇的种群在快速扩大，分布在整座庐山，以仰天坪、豆叶坪、小天池等区域居多。有趣的是，白鹇的栖息地距离人类的生活区越来越远，在小村子的菜园地、茶叶地也常见它优雅的身影。

凌文胜观察庐山鸟类生活15年，他说，白头鹇从山下城区慢慢往山上迁移，在莲花台水库、小天池出现了白头鹇群落，在10年前，这是不可能有的；红嘴蓝鹊、乌鸦在牯岭和麻雀一样常见；在深秋，仰天坪的随处一座山林，便可见白鹇。他每周都要去野外观鸟，这既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兴趣。

出了豆叶坪，在门垛口，遇上打理茶园的熊方和夫妇。他们从集市购买生活用品回来。

熊方和1990年来到这里守护豆叶坪这片森林，再也没有离开

过。坪上有一片荒地，他便种上了蔬菜。他舍不得地荒着，菜多了，又吃不完，他又改种了茶叶。一座山一棟石头房，一家人一片茶园。鸟陪着他们，一年又一年；竹木藤草陪着他们，一春又一春。我问熊方和大哥：你见过白鹇吗？

他乐呵呵地笑了起来，说：三天五天都会见到，白鹇已经是我们的邻居了。

上了仰天坪，有了公路。我站在坪口，眺望绵长的山线。雨迷蒙地下着。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双腿有些酸疼。张毅看看我说，做野外自然科考的人，必须要有一双好腿、一副好身板、一个耐饿的胃、一双细致的眼睛。张毅的爸爸一辈子在庐山做林学工作，辨识庐山植物2000余种。身为自然保护者的张毅，为此自豪。

庐山，每一个山坞，一条山沟，每一道山梁，张毅都走过。我几次请他陪我去野外观察植物，他都愉快地答应。我请教于他，他看看树叶摸摸树皮，嗅嗅树的气息，便能说出植物的名称、习性、花色以及在庐山的分布情况。脚力和眼力以数年寒暑之功，让他练就了“识花君”。

2013年，庐山启动了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建设，“智能之眼”开始对庐山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并将与全国的定位观测研究站分享数据，共同建立中国的生态数据库，建设生态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庐山自然保护区人，为此付出了多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傅菲，本名傅斐，著有《南方的忧郁》《饥饿的身体》《故物永生》等作品。）

上图：庐山风景区美不胜收，宛若仙境。

张 玉摄（人民图片）  
左图：游客在庐山游览。  
韩俊炬摄（人民图片）



## 行天下

初见惊艳，再见依然。

来到浙江台州，登华顶千米之巅，观华东最大的野生云锦杜鹃林。忽地雾来雨至，一片迷离。艳阳里惯看花开花谢，烟雨里赏花也别有风情。

偶闻几声鸟鸣，雾霭中花色若隐若现，似清非清。猛吸一口，花香浸润心房，清新通透灵魂，顿觉独占了整个花魁。

踽踽其中，这些碧芙蓉愈发娇媚。矮脚树上簇簇垂垂花儿，引人怜爱。高大的则沧桑虬屈，横枝斜丫下落英缤纷。几位美女不忍蹂躏，凌波微步扭扭曲曲，银铃般的笑声惊飞花瓣。沿途遍插如诗如幻的雾凇、云海、日出等照。

于漫野中寻那杜鹃王并非易事。在精品园前，一棵云锦傲然从雾中挣脱，有人称曰新杜鹃王。凡遇沿途大盛之树，我均探问之。

## 华顶寻花

范伟锋

破解禅机有时无心。翌日清晨，那杜鹃王树如故人般赫然标识在下榻的茅棚后，原来，最美风景就在自己心中。

今人徜徉的地方，古代许多文人墨客、高僧大德都曾踏过，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笔墨故事。不单智顓在华顶妙悟佛法圆融真谛，李白也不远千里来此寻得观自在。

一句“天风一日吹我梦，我梦再上天台东”，道出“诗仙”浓浓神往情。李白从京城长安直奔江南东道天台山，当抵达“高百越”的华顶时，眼前白云悠悠，花树高洁，他即喜欢上这绝妙之地。冬霜夏露，葛玄茗圃、书圣墨池留下他悟道学法的迹印，归云洞、药师庵留下他青灯苦读的身影。江湖夜雨中，太白穿越星空，与智者大师、司马承祜对影成三人，最终抛弃浮华，仰天大笑而去。

此刻，华顶通人性似的转换来晴蓝天。风吹来，华顶钟声送远，天地深邃开阔，苍翠丛林如波浪起伏，古道滑光黝亮，茶园内茶叶芊嫩翠绿。路旁的杜鹃也拭去了水滴，迸发出无限烂漫。

在酷爽的山中与我同品茶的是七旬的方教授。当年，年方十八的方姑娘，来到华顶林场做了一名知青。之后十几年，华顶见证了她的青春爱情，也洒下了她成长的芳华。在此，她听过冬雪压枝的寂寥，纠结过日落西山的惆怅，也目睹星月下满山萤火虫飞舞的浪漫，更默读过满山啼血、层林尽染的壮美。

如今她每年回到华顶，听听山涛，看看这些与她同哭笑过的山花。她的皱纹如同同行的花癭，乐观却似那朵即将盛开的花骨朵，而她的余生注定有杪桫花一朵。

是夜，寂静得只有挽留不住的簌簌落花声。我数着数着，忘记了化作春泥的伤，最后与月光一起安放时光，枕着暗香悄然入睡，梦里全是小桥、流水、飞花，还有宁静的故乡。

归程，我想折枝花带走，但能带走全部吗？既然清空了贪婪，那就挥一挥衣袖吧。

## 穿出中国优雅

辛纳

“我一定要做出一件旗袍，质艺双绝、经久无损，足以传代，做任何人的传家宝。”在服装设计师丰莉娟心中，这一直是她的追求。

丰莉娟在设计行业内工作了30多年，用一针一线将中国文化传承。她还创建了自己的服装工作室，并将品牌命名为“黔上”。

谈起中式服装设计，丰莉娟直言：“中式服装让我痴迷，从等级森严的古老服饰立法，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纹饰图案，再到各种濒临失传的古老针法……中式服装的每一点都涉及中华

文化的一个维度，越深入了解越发现它的博大精深，简直就是一个遗落的宝藏。”

作为中国第一代服装设计师，丰莉娟深感肩上使命之重。对她而言，这是一种坚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服饰，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得更广、更远。”

为了将文化的梦，照进现实的衣，丰莉娟经常去各地采风。中国少数民族的自然风光、异域的服饰文化都是她的灵感来源。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图腾，还是采风中遇见的新鲜事物，都让她的服装纹样更加丰富。

丰莉娟不只是在做服装，而是将服装当做艺术来创作。她眼中的中式设计远非“形似”，如果只是照搬传统服装的款式、工艺、图案和装饰，脱离了时代环境，中式服装将毫无生气。好的中式服装不仅要有形，还要有魂。所以，丰莉娟坚持原



创，将富有文化意味的元素有机整合到服装上，她在了解每一种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结合原创力求工艺创新，如此年复一年，渐渐形成了一种既富中国文化内涵、又具时代新意的鲜明设计风格。

丰莉娟的设计，传达了东方优雅的穿着理念，把东方精湛刺绣工艺融入现代化设计中。在古典传统之余，更释放出优雅时尚。尤其是旗袍已成为东方曼妙高雅的化身，洋溢着东方梦幻般的视觉隐喻，一经融入现实，更体现出视觉与情绪的完美结合。

服装设计是一个制造美的行业，也是一个承载文化和历史的媒介。丰莉娟非常重视服装的每个细节，她严选面料，投身研究传统面料本身的升级和改良。在她看来，面料是一件衣服以及它身上的文化、工艺长久保存下去的前提。

现在，50多岁的丰莉娟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她去日本拜访手工艺匠人定制面料，她去法国关注法绣课程，了解和感受法绣的针法、布局，将中西方文化完美融合。

功夫不负有心人，丰莉娟的作品不仅深受中国人喜爱，也被许多外国人称赞“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本文图片：丰莉娟设计的中式服装。



## 白水白云跃上岩

周雪辉

雕、亭廊、禅音，山为古刹凝聚灵气，古刹为山沉淀历史。花开花落、兴衰变迁、悲欢离合、爱情情仇，白云庵岿然不动，水鱼声声，疏钟嗡嗡，檀香袅袅，禅音泠泠。

我们拾阶而上，不过一里便是“关龙亭”，亭外有“龙”，翘首而立。往前，又见会仙桥，拱石成桥，桥状如虹，桥下有“望月潭”，但见龙首含须，笑逐山民。水清见底，游鱼如织，龙首、山色倒映潭中，似有人间瑶池之妙。过了会仙桥，石阶蜿蜒，时而平缓，时而陡峭。又有石阶夹两石之间，狭窄处却只能容人侧身而过，最窄处仅容一足，倒是平添了爬山的乐趣。

远远地望见对面的山，在那层层叠叠、深深浅浅的绿中，闪现一簇一簇的粉、白和紫，那是一树一树盛开

的桐海花，樱桃花、梔子花，在四月的春光里开得热烈，开得灿烂，开得随心所欲。而在我的近处，一树粉色杜鹃花掩映其中，一朵一朵紧紧地挨着，张开着笑脸，这样粉红的快乐，每个春天如期而至。花只管开着，开着开着便是春天。

上图：新邵县白水洞村风光。  
来自网络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